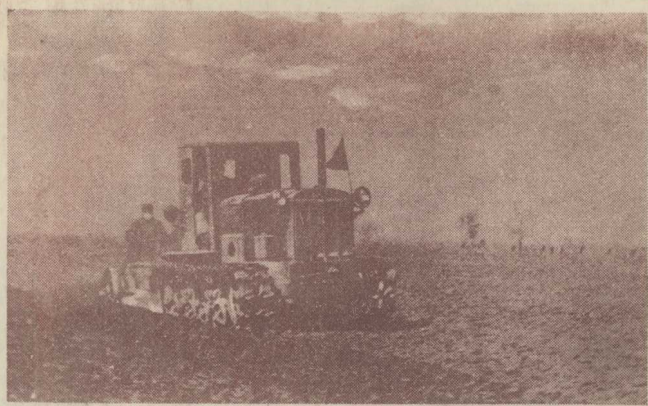


農業生產合作社介紹

組織起來十年



通俗讀物出版社

一、十年來的發展概況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全國聞名的河北省饒陽縣五公村耿長鎖領導的農業生產合作社，舉行了建社十周年紀念大會。河北省人民政府送了一面大獎旗，上面有六個大字：

「社會主義之花」

耿長鎖領導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確實像開放在河北平原上的一朵社會主義的鮮花，但是它却經歷了艱苦的路程，它是經過播種、發芽、成長，才開放成今天的吸引着廣大農民的又大又美麗的花朶的。

十多年前，一九四三年的冬天，冀中革命根據地的人民，正處在日寇大「掃蕩」和大旱災後極端困難的情況中，生產和生活都存在着一些困難。冀

中區共產黨的領導機關，號召黨員積極帶動農民組織起來，尋找生產門路，戰勝天災人禍。五公村的共產黨員喬萬象、李硯田和農民盧墨林、李玉田四人，用政府貸給的二百斤紅糧，作起打繩的副業來。打了一冬天，總算度過了這一難關。

一九四四年春耕開始時，他們遇到了又要春耕又要打繩的矛盾。五公村村長耿秀峯就提議他們土地合夥，集體耕種，收穫物按勞力和土地對半分紅。他們馬上同意了，只有李玉田覺得自己的土地多，怕吃虧，退了出去。耿長鎖這時就參加了進來。

這樣，有着農業生產合作社性質的「土地合夥組」就正式成立。

這一年是非常困難的。生產吧，沒有牲口，沒有大農具；生活呢，又沒有糧食。他們白天每人使一張大鎬刨地，夜晚回來一起打繩。繩賣出去，換一點紅糧，摻上糠菜吃。這樣才對付着種上地。

組織起來是克服各種困難的有效辦法，各種事實都證明了這一點。一

次，耿長鎖和李硯田推了一百多斤繩到二十里以外的留楚去賣。繩還沒賣掉，先買了一百多斤糧食。恰好這時下起大雨來，日本鬼子又要來搶集。很多農民把自己的小車、糧食扔掉逃了。耿長鎖和李硯田兩個人，却推着這二百多斤重的繩和糧食，冒着大雨，踏着泥路往回跑。跑了十多里地，真是滿眼冒金花，實在走不動了。正在發愁，盧墨林、喬萬象拿着扁担來接了。這樣，生產的資本和糧食都保全下來了。

秋收時，「土地合夥組」每畝打糧二百三十斤，比一般農民多打五十多斤。

「土地合夥組」一開始就顯出比單幹優越，所以有十三戶農民請求加入，其中有幾戶是比較富裕的中農。

這時，晉察冀邊區政府派人來了解，並幫助製訂了章程，爲了鼓勵勞動，規定地四勞六分紅。大夥選耿秀峯爲主任。耿秀峯後來脫離生產，參加政府工作，就由耿長鎖繼任。

人多了，生產條件更好了。組裏買了兩匹騾子一頭牛，副業生產除了打繩，還添上磨香油、磨豆腐、木作坊等。

但是土地較多勞力較少的戶，覺得自己土地分紅少，幹起活來便不起勁；有的人在入組時就有取巧佔便宜的思想，故意少出工，好讓別人給自己幹活，可是他們見到土地分糧不多，背後就說：「入組算毀了」，醞釀着退出。只是因為章程上訂着：出組「公積金、公益金不分」「承賠不承賺」，他們沒有敢公開提出來。

一九四五年冬天，耿長鎖見到人們情緒不安定，就宣佈：「入組、出組自由，照樣分紅和分公積金、公益金。」這樣，就有八戶提出退組。

一九四六年，組裏考慮到在產量還沒有較大提高的條件下，原來的地四勞六分紅，會影響到中農入組的積極性，就改成地六勞四分紅。以後他們貫徹了穩步前進的方針，從剩下的九戶開始，每年吸收二、三戶，到一九五一年，發展到十九戶。

從一九五〇年起，「土地合夥組」經上級政府批准，改稱農業生產合作社。大夥仍舊選了耿長鎖當社長。因為勞力在土地上加工的結果，產量逐年增多，一九五一年起，社裏就把分紅比例改爲地五勞五了。

一九五二年，耿長鎖參加中國農民代表團到蘇聯參觀，受到了一次實際的社會主義教育，更加鼓舞了他辦好農業生產合作社、向社會主義前進的信心。回來以後，他就向全村農民報告蘇聯農民的生產和生活情形。全村農民互助合作的積極性大大提高了。

這時，村裏已出現很多農業生產合作社和互助組，都需要黨支部委員會領導。全支部十一個委員，差不多每個人都分別領導着一個社或一個組。因爲領導力量分散，大部分社、組都沒有辦好。各社各組之間還存着好多矛盾，比如爲了防旱，各社各組都緊張地打井，但大家都從自己着眼，村東能打井，便都在村東打起來，儘管自己在村東只有三、五畝地也要打一眼；村南向來沒有人打過井，就誰也不願嚐試，怕花很多錢打不成井。因此形成村東

的井「擠疙瘩」，村南一眼也沒有。

大家聽了耿長鎖的訪蘇報告以後，都了解到蘇聯集體農莊裏生產的情形，就迫切地要求把小社、小組合併成爲大社。

黨支部委員會根據這些情況，就領導羣衆進行了反覆的討論，大多數農民都贊成辦大社。結果全村四百一十七戶中，有四百零一戶報名加入大社。

成立大社的初期，因爲經營管理的經驗不足，曾有窩工浪費的現象。有不少社員，在入社時就不很堅定，看到大社初期的一些缺點，恐怕自己吃虧，產生了退社思想，生產情緒不高。上級黨發現了這個情況，就決定幫助社裏進行整頓。在整頓中，進行了互助合作政策的教育，讓願意退社的人，自動退了出去。結果，全社從四百零一戶減到二百八十七戶，但是社却比以前更加鞏固了。

一九五四年，社又擴大了。到三月中，又有一百零六戶入了社，全社已經有三百九十三戶社員了。

二、組織起來在生產上的優越性

一九五二年，這是旱災、蟲災最嚴重的一年。

這年麥收前下了一場雨以後，一直到秋收完畢，再沒有下過一場透雨。有時雖然烏雲滿天，又是雷又是閃，但雨水下不了幾點，連地皮也沒濕，就又射出了熱毒的太陽。到七、八月間，穀子旱得葉子都枯萎了，像擰成的繩一樣，本該吐穗了，但穀穗老長不出來；高粱玉米也都是黃黃的，搭拉着葉子，眼看就要旱死了。

隨着天旱而來的是紅蜘蛛，棉花的葉子枯了，有的竟脫落下來，花生上、豆子上、高粱上，甚至樹上、地頭上，都是紅糊糊的一層。農民們垂頭喪氣地說：「完了，等着餓死吧！」

但是，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員們，却沒有在這嚴重的災荒面前驚慌失

措，在社裏黨的分支部領導下，男勞動力澆地，女勞動力滅蟲，全體社員一齊下手，跟旱災、蟲災搏鬥。每個生產小組，都展開了「保年景」的勞動競賽。

在新打的一眼井上，牲口日夜不停地拉着水車，年老的社員開着壟溝，有時把水打乾了，就停下來休息一會再澆。經過艱苦的努力，附近的土地都澆完了，但是離井遠的高地，水流不過去。他們又想出了「打幫斗」的辦法，把井水引到高地旁邊，再用人力提水上去澆；再高的土地，就再打一次「幫斗」。這樣，在一百多丈長的土地上都澆到了水。沒法引水的十三畝棉田，他們就組織挑水組澆水。

滅蟲組的婦女們，大多是青年團員，在青年團支部書記耿素娟帶領下，分成兩組，日夜不停地用藥水噴射紅蜘蛛，白天噴棉花，晚上噴花生。她們連續和蟲害鬥爭了三十天，用了三萬多斤石灰硫磺水，噴射了七八遍，終於保住了棉花和花生的收成。紅蜘蛛滅除以後，她們又勇敢地投入担水澆

晚玉米的鬥爭裏。

男女社員們幾個月的辛勤勞動，得到了應有的收穫。每畝棉花的平均產量，社外羣衆只有四十斤，合作社社員却有二百四十斤，豐產地達到了三百七十斤；社外羣衆每畝穀子只收一百斤左右，社裏的穀子每畝却收了二百一十斤。

這年冬季大社成立後，在生產上表現了比小社更大的優越性。這時社裏共有牲口九十三頭，超過了「七七」事變以前全村的牲口數目，農具除了大車和一般農具外，還有新式步犁二十多張，馬拉二鏟犁、馬拉十二鏟圓盤耙共三架，生產力更加强大了。此外，社裏還經營着較大規模的榨油、打繩、養豬、木作坊、運輸等多種多樣的副業生產。生產一天比一天興旺。

一九五三年入春以後，合作社爲了進一步提高生產，又抽出四十多個勞動力，開辦了打井訓練班，訓練打井技術。隨後就組織了打井班，實行「打井包乾」的辦法。這樣統一經營，便克服了以前分散打井的浪費現象，大大

地節省了勞力。全社新打的十七眼井，節省人工九百多個，節省開支一千幾百萬元。這一年，全社共有水井五十九眼，大大改良了土地的自然條件。

到秋收時，連續下了四十多天的大雨，穀子、高粱都不能收割。等到大雨停止以後，既要趕緊收割莊稼，又要及時耕地種麥。在這個緊急關頭，全社都投入緊張的勞動中，有的人專管割穀，有的人專管在割完的地裏送糞耕地，有的人專管拉耬播種。緊張地勞動了二十五天，一共收割了五百多畝穀子，二百多畝高粱，種了一千一百五十畝麥子，送了一千一百四十車糞（每車兩千斤）。

當區裏還正在佈置各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和互助組舉行秋耕比賽時，合作社就已經把一千多畝麥地耕過了兩遍。社裏還學習了蘇聯的先進經驗，做到深耕六七寸，改變了過去秋耕淺春耕深、不適合莊稼生長和春天不易保墒的舊習慣。

從大社一年勞動的成果來看，雖然這年大雨成災，又發生了黏蟲等蟲

害，但全社三千多畝土地，每畝平均產量還達到了三百斤，比周圍村的小型農業生產合作社每畝多一百斤上下。這就明顯地表現出大社的優越性來了。

二、共同富裕的生活

隨着生產的發展，五公村農業生產合作社全體社員的生活逐年提高。老社員盧墨林、李輝廷、李第二過去都是貧農，冬天穿不上棉褲，一家子幾口人夥蓋一條棉被，過年吃不上餃子，一入春就靠打繩、打短工掙點錢，買點紅糧摻上糠菜才能度過春荒。李第二在一九四四年還討過飯。但他們在組織起來以後，很快就達到吃不清用不了，有餘糧投入生產。到一九四九年，他們一年的收入可以够三年吃的。

社員除了吃穿以外，住的房子也逐漸變樣了。不少社員都是用「青一色」的新磚，蓋起了又結實又好看的新房。這些蓋房戶過去都是沒房子住或者房

子破破爛爛的。耿長鎖原來就是因爲沒房子住，幾年來借住別人的房子，從一九五一年蓋起了新磚房後，他才定居下來。

農業生產合作社社員遇到事故，也可以互相幫助，克服困難。像原來的單幹戶李福海家四口人，種着九畝地，由於李福海勞力強，生活還好。但他老婆突然在一九五二年生起瘡來。他爲了照顧病人，不能到田裏勞作，所以九畝地一共才打了三百斤糧食，沒辦法，把二十多棵樹賣掉吃了，又借了一百一十斤糧食，生活還是沒有辦法；政府又賑濟了他三百斤糧食，困難仍然不能解決。後來他只好扔下長瘡的老婆到保定作小工。聽到村中組成大社，他才從保定回來參加了大社。在一九五三年勞作時，社裏特別照顧他，用車送他老婆到保定治病，有的社員經常到他家幫助作飯。整整的一年，他才掙了四十多個工，却分了四百斤糧食、四百斤山芋，還分了一部分花生和白菜。他雖然生活有些困難，但免去了破產的命運。他非常感激地說：「我要不入社，今年不賣孩子就得賣地！說不定現在就拉着棗木棍要飯去了。」

新入社的社員，生活的變化更大。一九四四年剛組織「土地合夥組」時，退出去的李玉田，遇上連年的災荒，賣了四畝地和樹林，還賣了一付大車腳。但從一九五二年重新入社後，他分的糧食就够兩年吃的。一九五三年他分了四千多斤糧食，全家七口人，除了一年的食用外，計算着還有一、兩千斤餘糧。他買了蓋房的木料和六千多塊磚，準備一九五四年豐收後，再買點磚蓋房子。他說：「咱早先退了組，真後悔死了。耿長鎖、張覘比我地少，勞動力也少，他們一直在社裏，吃穿不光够用，每人還蓋了新磚房。我出了社不光把家鬧了個七零八落，住的還是這幾間破壞房。我再也不出社了，要好好生產，爭取蓋幾間新房子。」

農業生產合作社還有了初步的勞動保護辦法。社員李第二在一九四七年從泊鎮到安國搞運輸時，被大車軋傷了腳，養了一年多，除了看病治療費用由社裏負擔外，並每天照常記一個工，因為這是「因公受傷」。一年的時間，他雖然沒有勞動，秋收後照常和其他社員一樣分紅。如果他是一個單幹農民，

碰到這種情況，一定要落到破產。

農業生產合作社容易帶動孤寡、老弱、殘廢戶進行生產，克服困難。一九五三年全社二百八十七戶中，有四分之一的孤寡殘廢戶，如果他們不參加社，生活就極端困難。合作社由於勞力和經濟力量較大，耕種這些戶的土地和加工施肥就不成問題。這是一種最好的社會勞動互助。

一九四八年，本村李鏗子的父母相繼死亡，只剩下他和一個十二歲的姐姐。他姑母看到這兩個孩子實在可憐，又怕自己不能把他們養大成人，就請求耿長鎖的「土地合夥組」收留他們，耿長鎖馬上答應了。從此，孤兒李鏗子姐弟就找到了家。

十來歲的李秀英姐弟二人，在一九四九年也死了父母，他們的外祖父看望着他倆過日子。當他們外祖父知道「土地合夥組」收留了李鏗子姐弟時，就一手拉着外甥，一手拉着外甥女，找到了耿長鎖，一進門就說：「我把這兩個孩子交給你們了！」

「土地合夥組」從收留了這兩雙姐弟後，對他們的土地，一樣加工施肥，產量也逐年提高。一九五〇年，他們一家分了二千九百多斤糧食，一家分了一千三百多斤糧食，吃穿是足夠了，並且能拿出一部分糧食在副業裏投資。大家對他們特別照顧，不但惦記着他們的吃穿，還教育他們愛好勞動，克服壞習慣，讓他們入學學習。

隨着社員物質生活的富裕，文化生活也逐漸提高了。十三個生產隊都訂着「農村宣傳員」「宣傳員手冊」「華北人民」等刊物，社裏還有「人民日報」「河北日報」「中國青年報」「河北青年」等報刊。各個生產隊除了生產外，就像是一個學習單位，經常學習和討論着報刊上的文章。全社百分之八十六的學齡兒童進了小學，還有一部分升入附近村的高小，有六個社員子弟在本縣或省立中學讀書。

成立大社以後，社裏組織了一個保健站，有兩個醫生、一個司藥、一個會計。除了社裏拿出大部藥費外，政府還補助了一部分。這個保健站，對於